

武松打虎

馬小龍口述

梁山上頭有一百單八將，三十六天罡，七十二地煞。內中有這麼一位，姓武名松，排行第二，外號人稱灌口二郎神。爲什麼叫個灌口二郎神呢？因爲他跟神話當中正是灌江口的二郎神一個樣子，排行第二，武藝高強，拳棒精通，神通廣大，所以有了這麼個美名。武松因爲慣抱不平，在家鄉百澤廣亭府清河縣一拳打死了個惡霸，溜逃到湖北滄州小梁王柴進府中避禍，一度就是兩年。直到那一年的九月間，鄆城的書辦宋江，因爲在家中殺了外室閻惜嬌，也到柴莊避難，路過山東陽穀縣的時候，將好遇到武松的胞兄武植武大郎。武大郎讓他帶信給兄弟，說家鄉的命案，因爲無人作證，官府已經不了了之了，讓他到山東陽穀縣，我們弟兄相逢。所以宋江跟武松是在柴進府中見的面，兩下一見如故，結拜金蘭，拜爲弟兄。武松得 zha 哥哥消息，辭別王駕，趕奔山東陽谷縣尋兄。在路上趕非止一日，走了有二十一天。英雄腹中饑餒，意欲打尖，其時在十月中旬天氣，遠遠的望望：烏醞醞一座鎮市。他背著包裹，提著哨棒，大踏步前進，“踏、踏、踏……”。到了鎮門口，兩足站定。只見扁磚直砌到頂，圓圈鎮門，上頭有一塊白礮石，白礮石上頭鑿就了三個紅字：景陽鎮。

英雄進了鎮門，望見街道寬闊，兩旁店面整齊。草房多數，瓦屋較少。只望見就在那一邊，有一家酒店，三間簇嶄新的草房，店門口簷下插了一根簇嶄新青竹

竿，青竹竿上挑了一方簇嶄新藍布酒旗，藍布酒旗上貼了一張簇嶄新梅紅紙，梅紅紙上寫了簇嶄新五個大字：“三碗不過崗”。再朝店裡一望，只望見簇嶄新鍋灶，簇嶄新案板，簇嶄新桌凳，簇嶄新櫃檯，還有兩個簇嶄新的人。啊，你說笑話呢，天下東西有新舊，人還有新舊吶？有。櫃檯裡頭坐了個小老板，二十一二歲，櫃檯外頭站了個跑堂的，十八、九歲，跟我一個樣子，都是少年人。俗語雲：“長江後浪催前浪，世上新人趕舊人”，所以他們也算得一新。

望到跑堂的站到櫃檯外頭，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綃嘴薄唇，頭上是一把抓的帽子，身上布衣布服、布襪布鞋，圍裙頭兒系得俏和和的，肩頭上擔了一塊幹抹布。他一團的神朝店門外望，忽然看到外頭來了個客人，打尖的樣子。跑堂的笑嘻嘻的上前，人無笑臉不開店。雙手一擡：

“啊唷！爺，爺老就在小店打尖吧！小店粟黍，高粱，雞子，饅首，薄餅，東西好，價錢又巧，爺，請店中坐吧。”

“小二！”

“爺？”

“你店中可有好酒？”

奇怪啦，武松沒有進店，他先問好酒何來？過去的人，免不了四個大字：酒、色、財、氣。因為武松他好貪杯，好喝酒，愛動無辜之氣，他愛作氣。至於財、色二字，跟他沾不上邊。他看到這個鎮子又小，酒店又小，不要不得好酒，大麥銚子頭都銚昏了，那我就不打尖了。小二一聽：

“啊唷，爺，小店旁的東西不敢講好，小店酒的身份是怪高，當地的顧客送小店的酒八句。”

“哪八句？”

說：

“造成玉液流霞，
香甜美味堪誇，
開壇隔壁醉三家，
過客停車駐馬。
洞賓曾留寶劍，
太白當過烏紗，
神仙愛酒都不歸家，”

“他到哪兒去了？”

“醉倒在西江月下！”

“好酒！”

啊唷喂，武松聽到心頭高興呢。你看他家這個酒多好，神仙把個寶劍都押下來了，隔壁鄰居聞到他家酒香，已經醉倒了三家。英雄跟著跑堂的進店門，繞屏風，

過腰門，到了第二進天井裏面。再朝後進一望，後進是一座草廳，廳上桌子、板凳倒是乾乾淨淨，整整齊齊的，但是一個酒客不得，什麼道理，因為這一刻兒已經過了中飯市了，離晚飯市還早。英雄到了廳上，把包裹抹下來，旁邊這一放，哨棒旁邊餞好，人到正當中桌子面前啊這麼一坐。跑堂的到了旁邊，就打個手巾把子，泡了一壺茶。

“爺駕，你人咯吃些什麼好酒好餞？”

“好酒好餞，多拿這麼一點。”

“就是了！”

跑堂的掉臉走路。奇怪囉，這個小二在外頭不是說的二八京腔嗎，怎麼進來玩起揚州話的呢？噯，這個跑堂的的跟我個一樣子，同鄉，揚州人。因為他在山東陽穀縣地方打工、跑堂，這個店門口南來北往的，男蠻北侷的人很多，要是跟我一個樣子說揚州話的人，外人不懂，所以他就學了這麼幾句不標準的普通話、京味兒，叫個二八的京腔。但是要他再說，咦喂，玩不起來了，只學了這麼幾句，所以還玩本調。

跑堂的到了前頭，在案板上頭拿了一塊鹹牛肉，將進有二斤多重，百果砧板上用薄器刀這一起，削成綃綃薄片，大盤子一裝，老鹵子這一澆，紅堪堪、香噴噴的。又剝了二十幾個雞蛋，雞蛋小鹽這一撒，裝了兩盤饅首，拿了兩張薄餅，一雙杯筷，打了一壺酒，一托盤，到了後頭，朝旁邊桌上面這一放，一樣樣的酒肴拿到武松面前。

“爺駕，你人家請慢用！”說過之後，朝旁邊這一站，站到那個地方伺候。

武松看見酒到了，天下事不忙，先喝酒。酒杯這一抓，“叻…”倒了一杯酒。酒不好，好酒顏色應該是綠的，綠澄澄的顏色，應該有酒力，有酒花。這個酒跟清水一個樣子，也不得酒香。它照常不中看，中吃，吃吃看。“撲…”吃到嘴裡頭頭，一點個口力沒得，咽下去不忍心，吐得了捨不得。噢，照小二說，他家酒好得很，這就是他家的好酒啊？我倒問問看呢。

“小二！”

“哎，爺駕。”

“這就是你們店中的好酒嗎？”

“唉，不是的，這是我們店中的中等酒。”

“你不拿好酒給爺吃嗎？”

“爺駕，你人家要吃好酒啊，要吃好酒嘛，那就是‘三碗不過崗’了。”

武松未成進店，就看見他家的酒旗上頭寫了五個大字：“三碗不過崗”，不曉得怎麼個講法。噢！那曉得指的是酒。

“怎麼叫個‘三碗不過崗’？”

“噢噢，爺駕，因為我們這座鎮子訥叫個景陽鎮，離鎮西首七里大路有座崗，叫景陽崗，是南北的高崗，東西的一條大路。客人要是在我們鎮上吃了酒，三碗，就翻不過前面的景陽崗了，這麼樣子，叫個‘三碗不過崗’。”

“好！拿一壺來給爺嘗嘗！”

“哎，莫忙，爺駕，你人家吃過了是在我們小店住宿呢還是…趕路啊？”

“爺趕路！”

“趕……，趕路不能玩，我們這個店中的酒要是吃了三碗的話，就翻不過前面的景陽崗了。”

“哈哈，笑天下人沒有酒量！爺吃三十碗，挺身過崗！打酒！”

“噢！打…打酒，打酒噢。”

跑堂的把爺駕望望：眼睛珠翻翻的，拳頭溜子就跟五升柳斗子仿佛。算了，生意人買靜求安，打一壺酒，打發他走路吧。怎麼樣子跑堂的到前面打酒嘛這一段到此結束。